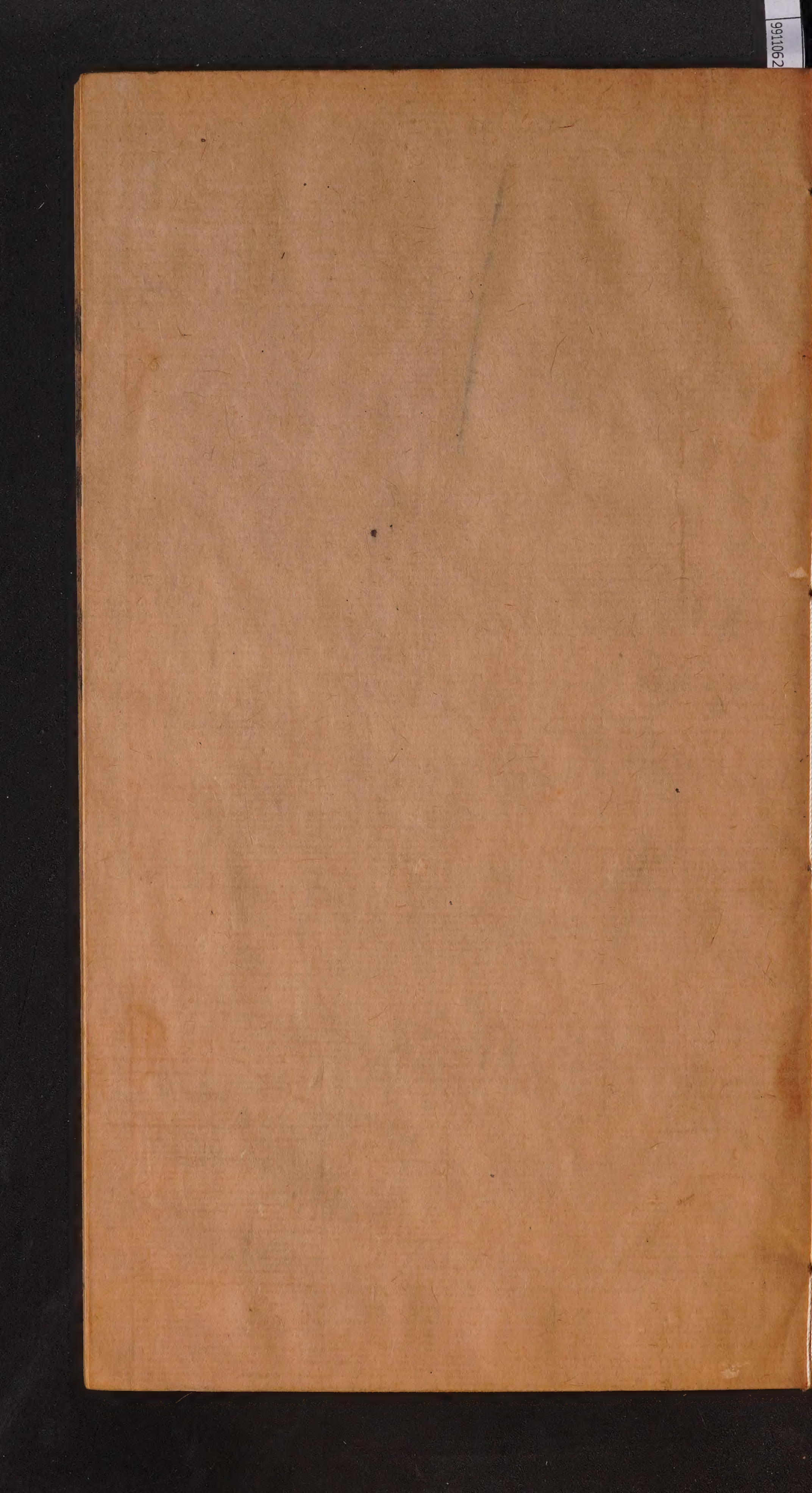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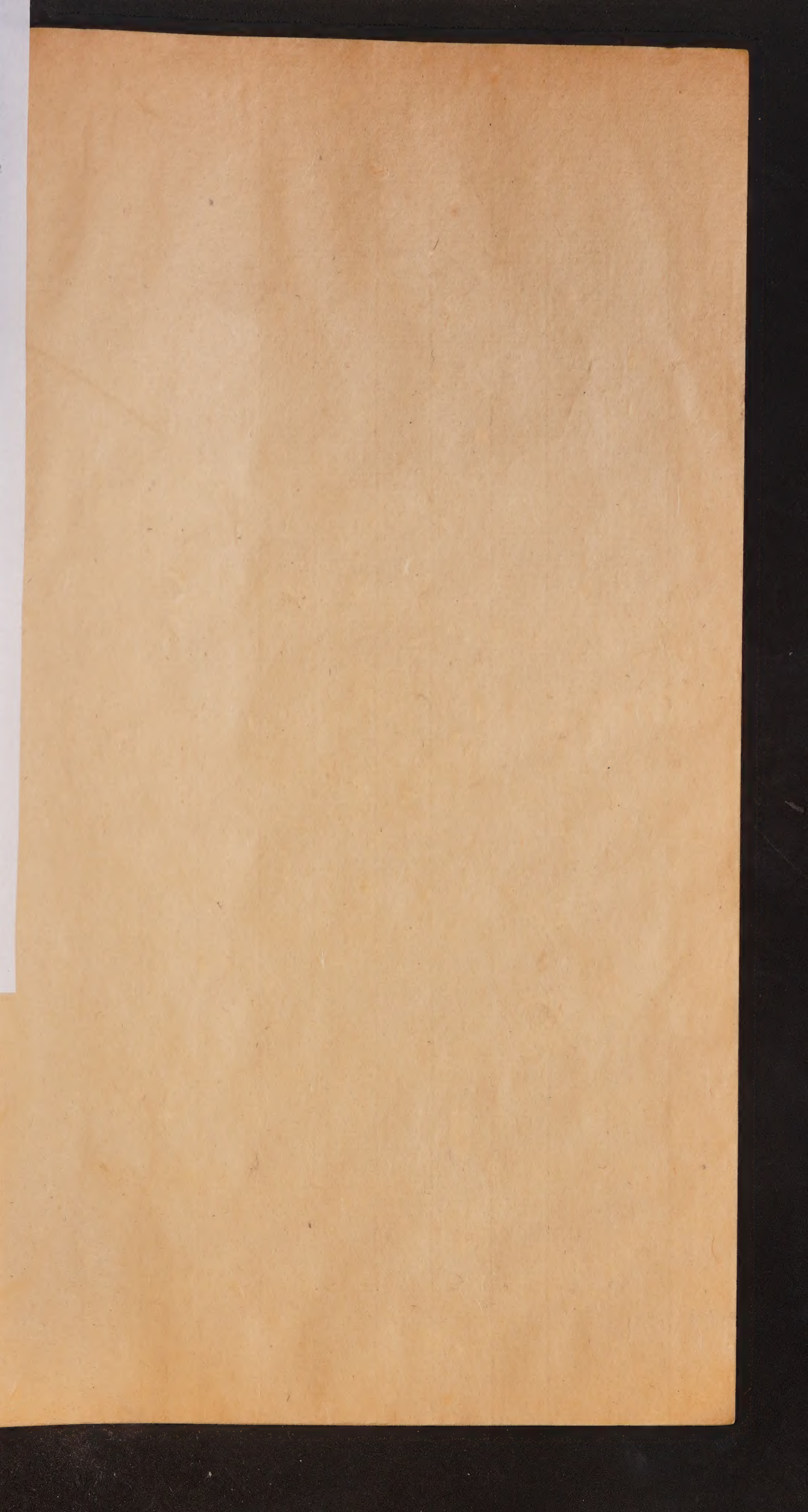








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

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
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
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
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
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
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
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
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



前言少君主方此言如忌方故皆方状言方士本此

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黄錘史寛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

三神祠

太一壇上加忌字明不經

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
子許之令太祝領祀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
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
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
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
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
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
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

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氏紛不得解

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
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
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
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
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
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
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僊人掌之屬矣文成虎
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

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
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
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
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
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
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
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
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

太史公談不名

其言命之日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言禮不相對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

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
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
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
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
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
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
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

貫挿闔
多方畧

遺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羡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

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顧氏按萬畢術云取雞血雜磨針鐵擣和磁石棊頭置局上自相抵擊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

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扵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扵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

汾脽

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
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
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
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
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
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
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

明

謬悠閎大之言

皆嘗亨鬺上

帝鬼神爲句

山曣嗢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
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
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
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
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
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音殤)上帝鬼神遭聖則興
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
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

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
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
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
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
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
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
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
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

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

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
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
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
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
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
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
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
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

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
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
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
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
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
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
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
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

索隱曰特不用牝也

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

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

忽轉入五利

理欒大前語妙

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

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

上封泰山至易事故爲難

文明

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旣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乙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

以遂之而說
令稍上第無
風雨即上以
為神愚英主
如小兒故人
不可惑也

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

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

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

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

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

中昏

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

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惟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

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

可壯可歎

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

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

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

綜萠話

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
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
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
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烖
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
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
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
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

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

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

總括篇中事
原評此以下
至篇終總括

帝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旣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

武帝封禪事神求僊之事而結之曰然其效可睹矣蓋嫉其辭以譏之也

尾

反綜前語結

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恠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

原評贊語又總括一篇之意巡祭封禪方士祠官括盡武帝之事論次自古以來用事鬼神者則自舜以來之事皆包括之矣表者其外之儀文也裏者其內之德也

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滑　親　睹　聞

滑　親　聽

言從巡祭及侍祠見得諸親觀聞故得悉觀方士祠官之意蓋其親也於是論次自古以來　用事於鬼神者正常點黯如彼如此表裏具見令後世

得鑒觀語渾然而措明切矣

楊升庵曰篇端起語二節一正說一反說此篇之綱要也其應皆在後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後所引管仲對齊桓公二君曰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應此句意曰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後所論秦始皇云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耶應此句意曰未有睹符瑞而不臻泰山者也其後凡言符瑞如黃龍寶鼎亦應此句意又曰雖受命而功

不至、功不至、謂未有天下而政不及泰山也、所謂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應此句意至梁父矣而德不洽、至梁父、謂已有天下而政及泰山也、所謂武王克殷、天下未寧而崩、周德之洽維成王、亦應此句意、以漢高比武王、則德猶未洽也、曰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意謂漢文也、睹符瑞而臻、功至德洽而暇給、意雖屬武帝而辭有憾焉、史筆之妙、此篇雖主封禪、其間兼言事神等事、故又以始未嘗不肅

封禪書終

祇後稍慢怠二語關繳之而歷代事神之盛衰皆包括其中則其語不散篇中贊語又兼封禪神鬼等事而總括之文法關鍵之妙也

治水祖神禹

其成功大

萬鈞之力

河從來者高極得本性治河只是殺其勢厮二渠播九河逆使北復禹故道毋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

敘用力專久

勤勞

網

會南入中國而已數語具見大都便知壅塞者大謬

禹以後四方諸渠皆紀有關利害者長短錯綜成文有風水自然之象

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索隱曰三江按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五湖郭璞江賦云具區兆滆彭蠡青草洞庭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

舍聽計者不問情顧計果

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塡閼之水溉澤鹵之地

利不耳秦得之矣

忽還河利害爲烈矣

河最忌東南徙然自漢而來業已南

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
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
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
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
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
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
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
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塞塞之未

方畧甚詳明相宜妙

四字結上漕粟九字結上溉田中一字二字爲句變化妙

事實漕便長溉

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从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道應）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結）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點應）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

田着頗得字當利稍微矣

鄭當時番係張湯各陳利便文各相宜應而各不同

上二事俱利害錯綜言湯所問通道通漕各二段相照

言盡不讐

漑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亾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

此等生事之言但當看渠因地利若不因地利如地不利獨擾百姓力從上欲成巳功則民之賊也故卒以敗噫非至明至公之主孰能究利害之實哉

言有譬有不譬

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

挿此語尤中武帝富强之意

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

散書四事說忽復入河終前事疊河流衍溢害中國甚也

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

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

惻然有憂人之言故武帝之資實者天也

意主塞河塞河而北復禹迹庶夫

散漫結

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日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韋昭曰木立死曰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

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尾又顧會有味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古人俱目歷身經親知利害而有作故鑿鑿事實

距後世繞筆舌者遠矣

此書皆敘自上古而來至平準書古今之變獨略且贊中故敘自漢興而下首渠敘豐約相稽盈乏之相乘使知敘論中所謂其流激然者

約法禁

敘漢初事節節與武帝時反

抑末

平準書

○衰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此接秦衰儉而將盛）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糶字○連下句爲義○ 伏盛幾○）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

薄賦

寬禁網使民富安而無制故弊

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

三事修端漸
而

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
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
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
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
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
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
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
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

倒應

節節反應接秦之弊一段文豐盛而漸衰也

盛

應前○粟馮

叙漢興七十年讀太史公

十餘年之盛而深太息乎文皇帝之盛德也而亦悲其衰曰無禮無節其能久有此乎賈生知之矣

原評勞盛二字結煞而衰二字生後爲諸繳語之綱要

痛摘言利逢迎欲之臣

閭成羣而乘牸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伏衰幾）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應天子不能具鈞駟）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

一句法千変萬化無心変之妙

總後節節跳

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

丈夫從軍旅老弱饋糧餉又是第二番秦人亦有言秦皇漢武豈不信然

入物補官

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更償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

何益哉可為好兵者永鑒

正德論中古者句

原評上言府庫益虛此言經耗稅賦既竭物之衰也

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音滯無所食、議

入貨贖罪此時商賈富於財者最利與漢初抑商賈正反

武力進用

選舉凌遲

法嚴令具

反應前約法

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

賞宗

廉耻相冒蓋從好不從令如此

原評承上文論公孫弘功利二字該盡武帝所行事

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鶩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縣名）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

括河渠

原評三言作者數萬人而以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巨萬十數總之辭繁不殺森然有法

萬派飛流長短各出

紛紛與作頼

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漑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囘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音膾）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

有此猶知爲貧民出力

商賈極盛生武帝心亦盛極而衰

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曰廢出賣也居停蓄也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幷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

綱

勤緣古自蓋乃漢武一時風氣

更錢造幣

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

原評用東郭咸陽等二語所以推舉幷浮溢而奪其

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其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其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

利曰三人言利析秋毫矣前應興利之臣自此始後起籠塩鐵算緡錢平準之事

原評此實官職耗廢

原評此應經賦既竭不足以奉戰士之語

言利多端

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

轉○輾○相○照○妙○

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
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
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
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
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
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
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

榷浮淫兼幷之徒

武帝最好名外施仁義是時諸言利之臣立法苛禁必先稱武帝一段以逢其意如云陛下不私山海之藏以屬大農損膳省用以振元元可見一時風氣

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

不用歎語更端

原評舉行鹽鐵榷興利等語原評前既言納粟補官而選舉陵遲又言軍功越等而吏道雜此言舉行鹽鐵用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以此却與前之補商賈不得爲吏相反故因以譏之而入全與所補郎選衰矣亦因此而生

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

因抑商賈又與前入貲得官時大反後傷可久告緡破家則困極矣原許以富商不肯佐縣官之急而酷抑之故思卜式之願分財助邊而祿之也微亦苛士

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郞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所謂風百姓也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

極中武帝深欲宜終已復思

出錢貸人不取息舍貸錢

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

者

於心終不忘

然是直中式筭他諸人豈得風哉

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

式諸事皆可喜可愕惟太史公不被他瞞過省幾造夫子以爲字表之至此忽插入孔僅桑弘羊除伍中不惟文字變化無端而意獨至矣

原評於上文官下式而遂及孔僅弘羊亦皆類用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前以應興利之臣後以起平準之事

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皐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是罔民也）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

原評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一句却應前鑄金錢之禁生焉而生下用酷吏之蹤

諸酷吏比肩用法益峻深

原評義縱等用慘刻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又生下誅顏異而公卿多諂諛取容之弊

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抵歸也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幷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

原評：公卿諂諛取容，昉於公孫弘之繩羣下，張湯之用峻文，而成於誅顏異。後之不敢言擅賦，亦繇於此。自天下大抵無慮皆

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

先提後申

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

鑄金錢矣至此三節文脉最為聯應

前言天下無慮皆鑄金錢矣變錢法為欲奪民利而專之上

原評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申言前事以起下文也緡錢令者以商賈之蹛財不佐縣官而行也尊卜式者以其能佐縣官而尊之也而百姓終

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下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

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楊姓可名也

中家

莫分財佐縣官
於是楊可告緡
錢縱矣此句以
起下文告緡徧
天下中家以上
皆破而除復告
緡二節亦豁此
而生
傷哉外盡奪
民利而侈用
如泥沙也真
亾秦之續
原評上句結上
舉行鹽鐵筦緡
告緡之事下句
生下水衡上林

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
結緡錢事　橫取
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
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
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
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
侈用　橫取
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
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
侈用
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

財物衆而與池苑宮室及置農官田沒入等事

原評此句應前宮室列觀輿馬益僭之意

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

橫取

侈用

應篇首漢初漕山東粟給縣官歲僅數十萬石

又筭到富家子弟真利析秋毫取盡錙銖

原評郎選衰亦物盛而衰也亦應吏道襍之意

文相宣妙

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

民各有占緡令爲假馬母歸息難故爲相復除令新秦中充物也

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

皆從寇越來

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

應衆庶街巷有馬

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絶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

原評不敢言擅賦法以詔諛取容、又以二字不辯自救之故也。

式及僅廢以此

原評上式以言鐵器船筭事而上不悅、故貶秩而弘羊益用事

爲均輸平準盡籠天下之貨物、

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使商賈無所牟大利而抑大費皆取足大農矣

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

平準始見於此而以名書以言利至此而極也勢極則反時亟則遷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

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

原評此織弘羊興利之功、

式亦弘羊之徒乃言式當烹矣

讀至此令人怨氣滿腹而瞥卒渾於沖和歸之禮義有味

原評此數語一篇命意之要而物盛則衰一語又爲此數語之

復終身不告緡他耀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

深渾

埋根

要所以於篇端提其要以言之

禮義防利數語立一篇宗脉

盛衰倚伏如環無端在漢何時哉而可無儆耶

齊管魏李子[illegible]端始萌以為稍陵遲衰微深明王霸之辨

只說事變多故

只說稍陵遲衰

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

徵即秦罷政亦避去危亡衰亂等字諷也言不敢盡也然意獨到至矣

語脉忽別拈照會妙

秦皇漢武先後一轍

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

三句盡束一篇

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

應盛極則衰終始之變

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竭天下資財以奉上猶以爲未足惟漢武時爲然

而古秦皇內事外攘已嘗然矣直而不劌古之諫

平書中具論自漢興而來敘乃通篇論古今之變

只古者嘗三字暗影漢事言婉旨深忠愛之意具

形言外至文至文

愼曰此篇叙事錯綜全在繳結呼喚結前生後爲

之血脉初用焉字猶爲疑辭後多用矣字遂爲決辭其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則爲諸繳語之警策綱要後太史公曰物盛則衰等語蓋所以提挈此意于終而通繳之也所謂繳結呼喚結前生後而爲之血脉者如曰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上句結前語意下句以起武帝嚴錢禁至於犯者衆而用酷吏皆繇是而生也又如曰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上句結景

帝事下句生武帝宮室之修、繇此日麗之意也、文
皆繇此、
又曰曰江淮之間蕭然煩費曰巴蜀之民罷焉曰
燕齊之間靡然發動曰天下苦其勞亦皆相顧爲
文交法不整而整、
又曰上句武力進用法令嚴具結上文事四夷而
廢養民任人之法下句興利之臣自此始也、亦爲
桑弘羊等用事三人言利析秋毫矣張本凡舉行

鹽鐵筭民錢舟車平準以籠天下之貨皆該其中、而烹桑弘羊天乃雨之句乃畢此意而斷之也、
又曰平準書先敘漢事而贊語乃述自古以來而寓微辭於武帝敘事之變體也



